

K29⁷-51
1

中國方志叢書
· 西部地方 · 第卅八號

據清
民國 · 王
七年 樹
鉛 冊
印 纂
本 影
印

新疆省

新疆小正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新疆小正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五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艱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新疆小正

新城王樹枏

天山居新疆之中由哈密向西南行至于闐縣名曰南路由鎮西向西北行至伊塔名曰北路南路地居山陽氣候同於內地北路地居山陰氣候迥寒與內地大殊惟伊犁平川九城山勢環抱登努斯口果子溝在其北穆素爾冰嶺在其南氣候介乎南北二者之間故諸物遲早不同今志物候以烏魯木齊爲率其南北之特著者並記之近十餘年來天氣轉寒爲煖物候爲之一變後此者不知更何如也

立春日在女

七政歷日在女三度迪化省城太陽午正高三十度
二十五分攝氏寒暑表冰點下二十三度案新疆天
氣寒煖無常一月之中屢變其候今謹就丁未戊申
兩年所記寒暑表志其大略而已

昏婁中旦角中

陰弼于野

太元養首云陰弼于野陽蔭萬物赤之于下弼滿也
時有條風

廣雅東北曰條風史記律書云條風居東北維主出

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北堂書鈔引春秋考異郵云條者生也

凍雪載途

北疆入冬而後雪凍不化愈積愈多南路雪不多見旋落旋消無積于地者

雨水日在虛

七政歷日在虛七度正月中太陽高三十四度三十分攝氏表冰點下十五度

昏昴中日亢中

明庶風至

廣雅云東方明庶風史記律書云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

陽躍于淵

太元從首云陽躍于淵

寒燠不恆

交春之後天氣寒煖無常曉起屋檐纍纍皆成冰箸
驚蟄日在危

七政歷日在危十二度太陽高四十度十六分攝氏
表冰點下十三度

昏參旂中旦氐中

陰赤陽白

太元闕上九陰陽啓告其變赤白測曰陰赤陽白極則反也司馬光注云闕者閉塞不通之象物極則反故變而開通化生萬物萌赤芽白者也

飲牛

北疆風俗遇驚蟄日家家皆以胡麻油灌牛謂飲之可以卻終年之疾

黑鳥格

黑鳥土人名曰黑巴形類畫眉驚蟄後至巢於牆壁穴中一歲伏雛二次一在夏至一在立秋秋分後卽

不復見矣初生灰色脫毛後純黑上有白點

春分日在室

七政歷日在室七度二月中太陽高四十六度十二分攝氏表冰點下九度

昏水府中旦房中

市有見韭

茹芹

南疆菜蔬最早省垣所食芹韭皆自吐魯番來北疆之韭率在清明以後

清明日在壁

七政歷日在壁六度太陽高五十二度三十分攝氏
表上至十度

昏南河中旦尾中

陽始出奧

太元樂首云陽始出奧司馬光注云清明之陽氣始
發出幽奧

寒日滌

凍塗

大戴夏小正傳云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
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北疆自清明以後雪消

凍釋泥滿塗車馬阻滯

清明風至

廣雅東南清明風史記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主
風吹萬物今新疆北路無論何時吹東南風則熱西
北風則寒春時無東南風則凍不能解萬物亦不化
生薛福成云中國在海西北東南風自海吹來故煖
西北風自戈壁吹來故寒外洋反是

始雨

出火于室

饔屋

北疆房舍皆以泥塗其頂冬雪堆壓厚至尺餘及春
煖消融頂泥坼裂無不滲漏者故雪釋之後家家塹
屋謂之上房泥漢書師古注云塹卽今之仰泥也獮
技拭也故謂塗者爲獮人大戴禮擾阻以泥之擾卽
獮字也

瀾渠

新疆土壤膏腴全恃渠水灌溉雪消凍解卽開通渠
道以備導水

宿麥始蘇

苜宿灌渝

說文夢灌渝讀若萌灌渝卽爾雅之其萌灌蒨也

昆小蟲

夏小正昆小蟲傳云昆者衆也由魂魄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蝗則爲魚

南疆各城臨河厓岸往往高至數十丈其土層中皆嵌有枯魚無數岸崩則見或露首尾或半身皆長數寸春融山雪消化厓岸被水衝刷魚隨水下枯者悉活斯須之頃皆有縱壑之樂土人云此種魚皆蝗蝻

入土或其子所化者案詩衆維魚矣衆爲蠃之省字
玉篇蠃蝗也說文蠃或從虫衆聲申培詩說蠃斯美
周室多男子詩蠃爲魚故爲豐年言蝗不害稼也蝗
子化魚關內關外皆如此不足異也

農及雪澤

夏小正農及雪澤案說文農耕也澤讀爲釋古字通
用農及雪澤謂耕及雪釋之時也今新疆耕種之期
視雪釋之早晚亦有遲至清明後者

穀雨日在奎

七政歷日在奎七度二月中太陽高五十八度攝氏